

兴潮鼓浪的鱼龙精神

要研究北海的古今市情，不可不研究北海的地缘特点并由派生的北海人的资质和习俗，这种资质和习俗，便是北海的古今民情。

先说北海市情，是众所周知的大西南出海通海之一的地理优势；并由此形成粤西路内地无法具有的欧风东渐的桥头堡的特殊地位。百多年前，北海早于内地得西方科技文化讯息之先，同时也较先接受了商品经济的意识。从此开始形成半殖民地性质的“开放”市情，其余韵不绝如缕地赓续至今。从此又孕育并派生出今天的新市情：同样是开放，但北海今天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决非旧北海所能同日而语。过去的门户“开放”，是被不请自来的“外夷”打开的；今天是我们自己打开并打扫门户礼延过去“个夷”的遗族——外宾进来的。这种新市情与旧市情有本质的霄壤之别。

再说北海民情，首先是具有海人传统的特色。自有北海这片土地，便有海人（蛋民、珠民、船民）足迹了。《山海经》、《搜神记》都说海人是龙族。鱼龙善变化，赶潮逐浪，兴云致雨，乘势踊跃非鱼龙不属。故北海人善创造机遇和把握机遇，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因势利导，鼓起高潮。在第一次开放以前的清朝咸丰初年（1851年），西江航道因“波山艇”（即“大成国”）起义军事阻塞，原来由此水道外运的西南数省货物均改道北海出口，这个机遇使北海人迅速把本地原有的各种条件高速集结以适应和迎合，例如就自然港的条件而应运而生的装卸设施，包括驳船和专业的搬运码头工人队伍（惯用英语译音的“咕里”称之），为进出口商代买代卖的服务行业——“九八行”等，从而创造了开埠前第一个经济发展高潮，其余波一直延续至同治八年（1869年）以后，这个机遇，导致产生第一次对外开放的契机：即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把北海第4个城市开辟“商埠”。接着第二个经济高潮出现于北海商埠已渐被世界认可的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894—1900年），北海口岸创造了家前的进出口的顺差。这个奇绩，应该说是入尸北海熟知市情的广府商人（简称“广商”）与土著商人共同把握机遇，组织货源，并利用云贵川作后劲的努力等等功不可没。民国2年至14年（1913—1925年）与21年至25年（1932—1936年）又连续创造2个经济高潮。

北海人又是粤西首开利用现代科技文明成果“风气之光”的幸运儿。清光绪五年（1879年）起至宣统元年（1909年），北海人已经乘坐轮船汽车并且使用电灯照明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已享受X光透视治病。民国7年（1918年）已坐上飞机，至于电话、电服、电影等，在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以前，被内地看作奇诡魔幻的事物，北海的寻常百姓已见惯不怪了。

顺提一个插曲，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老百姓叫“红头军”的云南兵打入北海，看见电灯风吹不灭，非灯笼火把可比，便用刺刀割下以备夜行军之用，岂料手臂遭触电的剧烈刺

激的同时，灯火也熄灭，深感这是一盏不能触动的“神灯”而不可思议。可见开放与闭塞，与民智高低成正比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北海人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和利用亦早着先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石头埠（今铁山港）煤矿已从国外进口设备开采，二十六年（1900年）北海怡和公司从英国进口锯木机加工木材。民国8年（1919年），高德造船工人已能装配木壳油机动力机船了。

黄家蕃